周忠毅公奏議

序

國運昌經濟見節義隱非無節義也國運晦節義見經濟隱亦非無經濟也國運繇

晦而復昌則經濟節
義俱見而無隱已事
之所數陳卓楨皆足
以資現在之鑒而被
其幹旋營幹者甚大

而一代之文章亦已出乎其閒夫文章出乎經濟節義之閒而二者之傳乃皆籍於文章則莫若古今名

臣之奏議焉矣三代
尚已漢之子駿唐之
宣公宋之文忠斯非
其表表者乎顧或值
外戚之履霜或逢悛

王之枘鑿或遭埶政
之水火而齊王之矛
石方其時惓惓藎藎
委折反覆身之貶逐
顛隮俱置弗恤雖當

前不用逝乃追思然
以今觀古爾日之默
賴維護政亦不少迨
我
二祖

列宗培養人才源深流
長甚魚水諧而經術
信愜懋勳業載之史
牘者固指不勝屈迺
當二正之季閹氣煽

毒一時批鱗投鼠白簡飛六月之霜驅鱷馴鳥赤手挽九淵之日者蓋亦後先責望於策也支撐媧石盪

浹蚩霧於節義豈少
賴焉雖然國家之受
閹孽也當二正年間
猶南牙北門勢若氷
炭以故其時君子或

直以抉或婉以披如

承於瑾反用其倖矣

卒未有如

熹廟時逆璫之燄烈者

王聖宋娥宮闈璫也

斜封口勑綸閣璫也
析圭分茅稱周頌召
監碣殘祠則自
朝廷以及天下皆璫也
隨之升霄逆之墜淵

而忠毅先生揮輪伏蒲橫攫其鋒身爲虀粉酷矣奇矣閉元幸承乏松陵獲造乎先生之鄉而瞻謁高風

摸其生平補牘并其
一時方略嘉猷而莊
讀之有嚴若鉞者焉
有赤若肝者焉有白
若雪者焉有觀若火

者焉有褐若日者者焉
是蓋我
祖宗培養之人以詒之
後而先生亦旋遭遇
聖明忠顯良遂鮫室之

淚成珠共珍明月匣中之血化碧轉蔚青霞而後乃今
國運正以暫晦而益見其昌則先生之奏議

具在其光色未之少
蝕且以資今日之經
濟大有造矣文章云
乎哉節義云乎哉爰
付之梓以彰

昭代人才超越漢唐宋

萬萬蓋唐虞三代於

斯爲盛矣

賜進士第吏科給事中

前知吳江縣事楚後學熊開元謹題

序

先帝朝余與忠毅公縱橫對直無他徼逖也時魏客竊王鉞李者抵其巇徽言中影譙譪游加至指斥閹名披抉交關則自公始而余亦後

先之於是請

台對立剳以鬻重殦

上傳會看以張籍舉朝廪廪代虞不

測矣

講筵申救稍霽

天威公僅懼薄罰而余與沆仝舍且
獲從寬政蓋幾幸畀數焉既余捧
節出公益發舒言事畏筆端者益甚
久之始以巡方行而余兩人里居
遼隔皆在裒經中矣踰年衆正屈

虎翼張
國靈移
詔獄起緹騎相望於東南拷掠駢斃
於北司謂大辟有完膚也而誣賍
酷索創必不可忍之殘具以盡

人之筋骸謂籍沒有完夘也而懸
坐株連毒必不能生之家孥以立
盡人之噍類公則始就外評繼以
逮入即余礙〻萬不敢當公姑徼
末减亦始削籍繼坐萬餘贓乃公

竟揭死而余在鼎後大索中得緩須臾以逢
令上解澤材不材有幸不幸遂若斯乎余再過錢塘田畯芸豎皆能言
公爲令時事其鼎麟戲公者亦心

服其廉平即白簡霜生如令刻中
所載非不洞心刺骨析角積牙然
尚未有破柱詈尸密謀誅戮之慘
且姦黨未輻輳時雖逆閹於公猶
濡忍無所加而後何渠若許無亦

驅除擁戴侯王媪相直欲超而上
之此
國家一大刼數為漢唐所未有非關
公一人亦非關公一流人即雖然
余等在而若輩猶若少需直俟莫

夷盡而後爲所欲爲何况於公則

繫二三年如綫之

社稷以奉

新皇皆公一流人力萬世而後必有

以余爲知言者許大氣魄許大事

功天實若之天實成之何有於已
致之身何有於原不足却顧之家
獨是以公等之身家釀成姦黨之
浩蘗鋌而走險或化為中行說並
全甚則欲為可知而不可言之事

令已有左驗矣且又以公等之身
家錯盡士氣之剛大虎豹輕於在
山鳴鳳瘖於在廷似戒心公等徒
旁睨目懾而處錞袖手噤不敢聲
嗟乎慟哉余烽火司門驚魂未定

適以使事過公里廟貌方新舟首相值不知渫之何從而其長君以所刻諫艸示輒抆淚而作歎若語若夫公之節義在文章聲名在褒綸在

國史宜俟余言况以
國事成名節一腔熱血徒灑黃壚千
古精英祗領憑弔於公始願滋感
更何有於茲刻特後人慟極之思
聊以是寄焉則可耳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太常寺少
卿前吏兵科都給事中侍
經筵星沙友弟劉弘化頓首撰

周忠毅公奏議目録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四

周忠毅公奏議卷之一

請四先生易名疏

候補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直抒公論闡發真忠仰祈

勅議易名以光諡典事臣聞人臣事君義取致身明

主擇臣無先讜直臣聞以此評次古今貞臣烈

士或絶脰以鳴忠或剖心而見志或衽刃而進

說或就烹而陳詞未嘗不掩卷太息低徊想慕惟恐其名之不彰讚歎之不盡豈謂世實有如此人顧忍使其名湮氏沒淪落於冷煙寒莽之墟沉埋於敗壘殘函之內使貞魂寂寞化碧棲燐而肥身保妻子之輩反得趣而傲以一日滑榮笑其百年共盡此豈宜見於激勵人行之日

聖明臨御之初者哉臣幸遭逢

聖世目擊新政凡先年披鱗濺血諸臣多蒙

俯允近荷

皇上俯允禮臣之請一例予謚者四十餘人凡在臣子無不灑然易慮欣欣然有不得爲忠之恐而臣顧猶有言者在已謚諸臣品旣定于没世名合享于千年議者甚難受者無愧獨間有未經廷議者非名空於予姓之彫殘卽論格於好惡之未察或事散諸編而不及攷或時經易代而未及詳將使一段精忠無人齒及聖朝盛典掛漏不光臣實痛之惜之臣未暇遠引姑就臣考據最眞耳目最著乎日耿耿胸中而不

能自已者若臣鄉先臣太僕寺卿顧存仁由嘉
靖壬辰進士授餘姚令以異等拜禮科給事中
十五年丙申中蜀藩與閫司訐奏興大獄
特簡存仁往按存仁為持平各以不冤
朝論韙之十七年戊戌疏上
肅皇帝為廣曠蕩抑邪佞五事申救楊愼馬錄呂經
焉恩諸臣指斥吳璘葉凝素邵真人等
肅皇帝震怒廷杖六十編管保安州為民臣嘗攷故
實傳其草疏之夕鴉啼戶上鬼嘯樹前禍將臣

測竟不顧其被杖時已死有神人挾乞一匕得
廻甦而裹創至戍所爲流人者幾三十年築室
孤居布冠芒屨授經終歲間以所得發之諷詠
忠厚悱惻絶無懟心至今關外有上谷書院所
著有六哀五幸四欲五憶諸篇可考也
莊皇帝即位下詔召諸言事者存仁起爲通政司叅
議歷太僕寺卿益自努力於馬政諸弊搜釐殆
盡所修太僕寺誌見在閣寺時海内嚮注直臣
宰相且以大用示存仁而存仁誓不受指遂自

請老都人士傾都送之擬之二疏既老家居每
朔望必朝服望闕拜示不忘
君又家故薄產獨置田六百畝贍族又以田三百畝
贍諸貧生又以田百畝建介石書院祠子游終
日引諸生講讀其中勉以忠孝大義尤好談性
命時時與羅洪先唐順之輩往復商論其在寒
上有夜坐諸篇傳行于世既以病卒家無餘資
至不能具喪葬而今且子孫單謝抔土荒涼忠
義之魂長淪淒草嗟嗟蓋臣駢士何代蔑有要

以或激于名或矜于氣計其所竪尚足不朽矧如存仁一生砥礪萬行繇秉其爲令則有茹氷之守共立

朝則有碎首之危絕漠大荒則有絃歌誦讀之娛長組玄纁則有懸車急退之勇自起家至九卿全節完名無片疵之可摘里有賢祠官留名宦有臣如此顧乃不得一被易名之榮徒使人追予咨嗟聞風增感謂

聖世實有未暢之孤忠

皇家實有未揚之盛典此臣所爲拊心橫涕而不能

已於長吁者也方今正直登

朝如鄒元標王德完諸人剖血當年

賜環今日一時義激天地爲開有如存仁生當此時

倘亦元標德完諸人之所甘爲讓席者也

皇上能錄生者于今豈獨難卹死者于往不惜褫冠

大繆褒直臣于巉巖久錮之餘豈獨靳片字單

詞揚忠魂於蓋棺論定之後尋崖望壑激濁揚

清臣所望于

聖明者久矣若此外應謚之臣如先臣光祿少卿顧
憲成理探的派忠貫青霄文章氣節之俱全淑
世修身之無忝先臣國子監祭酒陶望齡素心
遠韻勁節孤標歷仕屑遽瑗之明乞身有陽城
之孝先臣南刑部尚書王世貞文空百代氣盛
千秋標持無媿于古人著述有功於當世之三
臣者品各不同並堪不朽即有疑憲成者或訾
其門風太廣而臣謂受小人之欺者原無傷君
子之品疑望齡者或訾其宗風太冷而臣謂當

此附熱投炎之世何可無此餐霞飲露之人疑世貞者或訾其終多後來一出而臣謂鯀殛禹興聖賢家法佌君避世臣子難容觀人者當觀其大論世者須論其真如必苛求毛舉一一以俗法繩之則必周公孔子而後可入謚林即周公孔子恐亦難免于俗議

聖世錄人不應若是之太刻也臣聞謚者先王之所爲名教也

皇上以名教扶天下而臣之所舉皆有裨名教之人

在存仁名字久湮松楸將老臣故言之獨詳若
憲成三臣氣誼尚新見聞未遠故臣不妨大略
言之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如果臣言不欺將顧存仁等應得諡
名從公議覆俾得與四十餘臣共邀盛舉則諸
臣身雖往而忠膽如生骨雖冷而香名常在臣
工師濟豈無慕諸臣而爭起者
皇上即借諸臣以鼓舞天下之效忠者有餘術矣臣
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正月十二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鑒往持平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直窮數案小人之變借爲今日持議之衙請

勑諸臣各捐習見共砥身名以襄盛治事臣嘗槩觀

往昔冲主之朝紀綱未整議論多紛嘗恨其時

不得一挺立不回之臣爲斬其藤擾破其成心

以至君子小人兩歸銷盡如有宋熈寧紹聖故

事今日者幸得身事

聖主倘不以禁所盟心者仰報

君父而猶拾涎取唾甘負
明時臣之大耻孰過於斯故臣不敢以時之所喜
道者爲獻而願平心爲我
皇上陳之臣聞國家之治治繇公論而公論多出於
光明正大之途國家之亂亂繇偏論而偏論多
起於紛紜幽隱之路一出光明則敷陳了達無
所不折而一涉幽隱則揣摩懸度搆鬭轉深此
于老成之主猶恐眩惑矧當變態幾更之後適
聖主冲幼之年頗可潛滋暗伏以貽一後來不了之

局而哉臣無論往事請論自
皇祖戊申以後方故相沈一貫未敗之時其時在
朝者豈曰盡無君子而惟一褋以小人則沈鯉可
逐郭正域可芟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
夢皐康丕揚等爲之首雖有善諛者不能不謂
之小人也庚戌辛亥之交其時在
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褋以小人則大貪之
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節可摧清流可
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爲之首雖有善諛

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壬子癸丑之交其時在
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褋以小人則學差可擠考選可排吏兵之說事可日試以爲常察事之把持可一網以爲穽時則有亓詩教趙興邦等爲之首雖有善諫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夫有一番小人之滅度即有一番小人之現身有一番小人之種毒即有一番小人之罪案討其時爲君子者有心難昧有行難揜豈不欲一

顧其終而無奈此諸小人占風息影擇便投擅

不問

國家之利害不思事理之有無不審寸心之安危

不計後來之破敗惟擇一時尚題目據爲駝下

靈符苟有不合于時者輒摹而入之羅中而一

時無識之士又復神迷步亂爭先取憐勢在浙

輔則趍浙輔勢在秦淮則趍秦淮勢在齊則趍

齊勢在楚則趍楚十年以來兩經變換雖其人

前後不同柔猛不一而要其根氣貪庸識力汙

暗則此數小人者實所以累一時之君子而使之共盡者也夫此數番諸人方其意得之時車可塡門金堪成穴官常任其把握仕路信其雌黃儘足自謂英雄而迨乎一朝垂盡熖冷光殘平時之辣手化爲糞土之凍蠅不身死于賊行辱人卽魂銷于虵行鼠伏嗟嗟諸人夫亦何苦之有哉有如今日三咨並下衆正齊登華門之光影漸開啓事之揄揚幾遍臣謂君子進庸之盛無踰今日矣而臣顧欲借往事爲衡者非謂

今日遂有已甚之事而臣竊欲訴臣之先事而
慮其萌也姑以用人一案言之如前後諸臣所
引高攀龍黄應舉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魏雲
中等不下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風霜老骨
在舉者光明洞達各諒無他在用者直捷了當
無嫌旁摘如必借此為題爭相濫引若積横之
貪邪亦思梯榮于月旦窮究之醜類尚留春夢
于寒灰將
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欲廣彙升

反開破綻此臣之所爲不得不慮者也又以移宮一案言之凡前後諸臣所申論者如方震孺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闡發既明人言且已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自當聽召用於他日臺臣賈繼春持議解紛亦不妨付定論於國人若復據此爲名再生譏諷將修談羽翼者益添臣子之不安追憶凡遷者復來事外之億逆各欲高其聲價翻似失其初懷欲掃疑端愈增枝蔓此又臣之所爲不得

不慮者也夫臣以四虗獨立之衷旁觀冷覰早

已有此二慮而況一涉有心之人過爲弓影之

揣牽連纒擾又當何如諸臣明而熟於計者豈

其見尚未到此哉臣曾兩讀臣同官張愼言之

疏一則爲用人發而曰恐墮前人之窠臼一則

爲漣與繼春發而曰恐開日後之爭端旨哉斯

言實與臣合臣今請約言之以告諸臣曰銓除

在吏部自非兵才真品毋容夾襍以同升

朝論在輿評自非大枉大寃毋輕出言以佐鬭

國家畢竟以遣事爲第一緊着當共圖殺賊毋日起室內之戈今日畢竟以

君德爲第一本根當共思酬

上毋徒爲將順之節胸中淨絕筆底空明此臣于同事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又請平言之以告諸臣曰一語偶岐正可爲參互之藉一人互異不妨酌衆論之中凡一切理外之揣摩盡可歸之說夢即金錢之影子亦不必留之筆端一掃虛疑各歸坦蕩此臣于東西南北諸臣願進

之以藥石者也臣更請廣言之以告諸臣曰時
本無事毋爲意外之張皇用旣獲伸毋添過去
之孤憤德業以虗而彌廣聲名以澹而彌長臣
姑不暇遠引卽以今日自況亦有夾日孤忠聞
其家居絕口不言
廷杖一事亦有一生學道早歲投荒直聲動天下
者而習其貌一一如書生好儒觀此諸賢足爲師
法諸臣竿頭更進豈可護此爲家珍朋友絕頂
相期豈肯限人於故步此臣於巳用將用諸臣

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需次三冬靜觀煩定姑
未暇及他端而先以此清淨簡澹之說進臣非
不知臣言一出必謂臣何慮之太蚤而不知外
臣之說則氣或有時盛衰局且有時成壞誠如
臣說則公道常伸無憂閒沮仕路甚廣何懼旁
撓可保諸臣一生收正人之譽
國家亦得享數十年寧靜之福以此報
聖明而消弊俗不誠宇宙間一大快事也哉臣言若
此臣誠不忍當此

英主冲年之日羣工師濟
明旨如流爲二十年來夢想不到之世界際此良時
忍復相負將前此諸臣猶可借
皇祖之靜攝爲百事藏拙之門今日臣等又復何所
借以謝過于我
皇上哉臣爲此言可以對朋友而告
君父可以叩鬼神而質聖賢忠義勉爲其真志議須
圖其大臣之數奉教于君子者久矣伏乞
皇上察臣之愚明示諸臣開心定氣細味臣言脫有

以臣言爲未然者臣且樂聞其說令更進一言以加于臣說之上臣請退三舍避之不復敢與之共日而論也臣愚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二月初十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院一併議覆

請修實錄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史局因循已久纂修紆緩宜詳懇乞

預定事宜以垂不朽事臣惟國之有史猶家之有

乘人之有誌且傳也民閒有子爲其父狀生不

而誄君以

猶不惜寸題尺累輿無遺行而後卽安矧以臣

天子而揚祖而令抽匱啓縢之日坐歎徵文考獻之

窮此亦能門柱下之羞而

聖子神孫所不忍道也我明
列聖重興鴻猷殊蹟史不絕書至於享國長久號稱
獨盛前有
世廟後有
神宗歷年既永
朝事多端其爲
神聖大略相似臣考
世廟實錄成于萬曆初年其時參核頗詳所載事宜
班班具在今當

皇上御極之初首允輔臣之請纂修
皇祖實錄計輔臣留心掌故必有規畫授之史官而
臣乃側聞
朝家故事湮廢者多史局條章因循且久閣中之
私記僅託筆於執事之人
聖明之舉動半銷沒于
禁庭之秘起居之職徒懸風影之傳失實尼如此
類闕略爲多而況四十八年之內時移局換議
禩羣分若初政之勵精中年之獨攬晚歲之幽

深政不一也若

冊立妃封之緩急妖書楚獄之陰陽四明淮上之

爭執論不一也若大相巨閹之威福稅璫礦使

之誅求罪帥囚臣之禍

國變不一也若

東朝之數有震驚衆諫之頻干

嚴譴

藩封外戚之屢有煩言疑不一也至於大警人災

入兵大費若

兩宮三殿之災灰地北北江南之水旱兩荳會落一
救東藩北受虜王之臣中吏　之叛敗檄鐃
聲勳書罪狀凡此數察吏僕難詳加以二十餘
年之靜攝公車之言幸歸高閣其所下六垣者
不啻十中之一今欲總集諸奏檃括成書而參
參若此又何所據刻所下之章諸吏積偷苟凡
抄塞而西臺之草六尚書之牘南北諸曹之陳
列往往寂莫無聞積習若此又安望其大璧小
璣左言右事上爲撥天揭月之文而下有金版

王書之頌哉今聞論者求其備而不得則有爲
採訪之說者臣謂採訪之役必先擇人文學少
年一經
使命優游自喜過家上冢强半閒銷求其咨討正
復不易臣請於中行儀部中擇其博雅端詳者
分地而往務令幽遐之壤孝子貞女逸士高流
悉討其實拾之囊中而又閒詢故老核之名家
悉錄其書以備聞見使五紀之內淒巖欲暖潛
德爲光亦一快也則又有爲專官之說者方今

承明著作之庭雖稱濟濟多才而學有專門事
難兼習如星曆樂律河渠三項非藉講求終難
虗課則有臣所知若邢雲路之究心天文李宗
延之研精律呂于仕廉劉馴先之熟習河經或
就其人訪其故實或收其書以佐參核使星躔
再整宮徵重諧而水脉河源按圖可譜又一快
也則又有言求野之宜公者臣謂
皇祖歷年既久中間事變傳聞不一豈無稗官小乘
自託名山遷客畸人私稱不朽及今不爲攷定

後將滋惑無窮則請悉收其書明爲訂辨務令
野之所信合于
朝之所徵墓諛無靈齊諧息響又一快也則又有
言邸牘之宜查者嘉靖初修
武宗實錄曾取正德中留中章奏盡付纂修臣以爲
皇祖末年所留諸疏藏在
禁府定無散逸與其求之腐牘特有魯魚亥豕之
訛何如請諸封事宣付史館使感時慨論者詭
得盡見而任情附會者毋得輕淆以今日之公

是公非達
皇祖之不聞不見又一快也則又有言立傳之有體
者攷
國制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臣謂史以褒貶人
倫豈論顯晦若令一遵官級將高門者跖蹻亦
書寒退者夷齊竝屈以此垂後何益勸懲則請
從大僚而下倘有奇節特行不妨竝爲序次間
有大讒大穢亦復著其情形薰蕕共列袞鉞平
懸又一快也則又有言編次之有期者閒聞史

館諸臣懸心于督催之下恐習成于人衆之相推每至遷延動經歲月白首汗青幾何不爲劉知幾所歎乎臣考萬曆初年纂修

二廟實錄輔臣請立程限每月各纂修官務編成一年之事送總裁叅詳月終諸總裁官務改完一年之事送相臣刪潤一時諸臣含毫吮筆無敢乞私差而圖自便者今應仍持此格卽四年之

內

神廟實錄刻限可成又一快也則又有言總裁之宜

專者編纂之事草刱修飾潤色討論工夫不斷乃能成書要其緊要全在總裁領武心分部務身直
經幃事既難兼終成兩誤今請略倣萬曆初年責令總裁諸臣分年專任示以畫一其兼直諸臣志在分纂不妨稍減其帙使有餘閒總統一專程期易了又一快也有此七者而後純疵纖巨
犂然畢陳
主德臣猷確然有準即千百世而後復有如遷如固

如聯者出有不稱爲一代良史臣不信也抑臣

因是更有進焉臣等日覩

皇上臨御以來

天表端凝

禁庭嚴肅相聞

講席諦聽潛心間有

諭答周詳和雅人卜

中興天開

英哲倜非倜極紀載奚以闡發

休明臣請
講筵之上日輪講官一員專注
起居其
朝廷政事見于諸司章奏者今之編纂止據科抄不
無淵略合請另行
申勑責令文學素優史官專意精詳無同故套其
遇
視朝御門即輪該日起居史官四員親近
御座俾得傾聽

玉音便于記注以倣古牓頭載筆入直紀事之意至
於不時
宣召及造
膝密陳者但令入
對大臣自紀本末封送史局以此爲恒度
新政爛焉可攷不復更有缺遺即千秋萬年所爲勒
琬琰而書竹素者此已思過其半又何至茫然
索之敗楮而拾之耳傳哉此尤臣所願爲今日
預獻以成一代之盛者也臣學淺才疎自知無

當於史而目擊纂修在邇不敢不陳其略惟
皇上採擇施行臣不勝幸甚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三月初四日具題初八日奉
聖旨這所奏纂修事宜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請恤東南加派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東南民力已窮加派疊增可憫乞

勑戶部加意查核以甦積困以平偏累事臣惟民爲

邦本而東南一帶則尤

國家根本之本也間者　發難以來四方徵調

處處驛騷遍地加編家家坐困而三吳幾郡每

値九釐等之海內凡茲小民目擊

君父之難共有頭目之援即罄髓以供自不敢後乃

近見憂民艱者有照銀加派之議臣固深服其
恫瘝一念眞堪流涕而第其事有難槩于臣鄉
三吳者臣請得詳言之臣嘗考海内賦額東南
居其大半而蘇松常三郡又居東南之大半三
郡之中蘇又居其大半人但知三郡賦甲天下
而不知此非
祖宗制賦本意也當
國初僞吳僭竊之時東吳平定獨後諸地
高皇帝忿其久據遂悉取民間租額準爲賦額名爲

官田而此後開墾民田仍以五升起科本以小
懲一時初非持爲永則後因
成祖靖難征討四行財力殫殘未及更定後宣德間
撫臣周忱痛念吳民獨當偏重因奏請官民兩
田裒益多寡稍得適均然計其賦額每畝約納
本色者一斗八升八合有奇而兌軍之加贈不
與焉納折銀者一錢三釐有奇而收納之羨耗
不與焉納丁徭者一分二釐有奇而白糧細布
櫃頭諸役之費不與焉合計一畝所輸較之他

省上者不啻九六畝下者不啻一二十畝矣夫以一畝而當一二十畝之輸必使其田獨稱上上則可而臣按三郡之地丁土爲塗泥于田惟下下於畝額則止二百餘步於歲入則止有秋一收其所爲地之種者非有兩岐數穗獨奇於他地之穫也其所爲人之力者非有神工鬼斧獨異於他方之人也獨以揚越之人性耐勞苦汙瀦之地人習河經煢煢小民既迫于生之無資不得不畢命於耕種而又束于上之厚斂不

得不剜肉以上供二百餘年來若其習此爲上天獨降之割莫可如何要其賑盼心懸固無日而不望

朝廷之賜蠲無日而不思周恤之再起也若他方之人不悉其因遂認以爲膏腴之壤其賦應多則不均不平之歎在他方猶在加徵之日而在三吳已在派額之初他方之苦不均不平也謂以輕額而同並重之科而三吳之苦不均不平也正謂以並上而獨受十倍之賦臣方將追訴偏

枯之困于當年而倘欲益重偏枯之病於今日
是亦古今來未有之不平矣且
皇上亦知三吳近來凋瘁乎臣嘗詢問父老謂吳中
三四十年前絕非今日風景向猶肩摩轂擊今
則戶冷門衰矣向猶鬭采競奢今則挺衿露肘
矣向猶樂施好義今則自救不贍矣向猶走擧
鶩榮今則株守不前矣向猶春煙秋水逐隊而
糜無益之錢今則老雨酸風閉戶而講無聊之
計矣貌似以趨而儉人實日削而處要其所繇

初無難解向者綱疏目濶生意儘多今則政密事繁利途已盡也向者散逋零欠猶可容於法內今則銖筭毛吹且頻求於法外也向者三年五年尚思逢赦今則一日二日莫從措足也向者源大物饒子母易辦今則息微害重稱貸無門也以如此情事如此淒涼而官其地者或未及察至以一市紛囂掩郤四郊之慘以積愁重歛反來殷實之稱遂使饒名獨著而衙財賦者不見憐焉斯不亦冤之甚哉 臣請設為兩喻有

兩擔夫于此一擔五十斤一擔百斤苟不量其力之本齊而滂謂擔重者仍當議重擔輕者仍當議輕則此一夫者雖少受稍輕之利而彼一夫者不將令其絕肋折脇而就斃哉如臣之愚則竟有直捷之法于此如全楚一省卽不敢望多蠲但視地之下者直請少輕其派計一省所蠲不過幾萬在

國家收之僅供逃兵一二日之破冑席犇二三輩之貪漁正使少加清核何必爭此零星此法之

宜請量豁者也又如三吳諸郡卽不敢望求減

但臣查前此倭播所加兵餉每畝三釐諸省盡

蒙

恩詔蠲免臣鄉仍獨私徵使得抑抵援遼亦可少省

一二卽近該撫臣胡應台疏稱防倭增兵無所

取辦而臣查臣鄉賦額存留甚寛往往多乾沒

于猾胥老椽之手每當事敗莫可追求何不從

中量抽緩解以充前費如近者蘇州知府沈萃

禎華亭知縣章允儒設法惠民人皆尸祝此豈

遠事何難倣行此法之宜請量加者也有此簡
捷之法既不妨餉又不累民主計者又何惜一
言調停而不一救此嗷嗷無限之赤子哉臣目
擊天下東西交訌所在告警獨東吳一區從來
柔順莫敢梗化誠不忍其日就塗炭獨當海內
之衝故敢爲
皇上陳之伏乞
皇上念三郡根本之重憫小民偏累之艱
勅下戶部將

恩詔久免倭播兵餉扣抵援遼餘仍從長酌議以齊
全楚之瘠屢加派各安而人獲稍甦東南百萬
生靈且世世頌
皇仁于千萬年無窮矣臣不勝惻惕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具題廿二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爲輿衆令請卹典疏

福建等道監察御史等官臣周宗建等謹

題爲懇乞

恤旌仗節死義之臣以快人心以激士氣事臣等竊

覩今天下臣節薄於依阿士心剛於貪戀禮義

廉恥之繫不能奪其功名富貴之心而報君殉

國之誠不能奪其全軀保妻子之念數年以來

遺臣逃吏各以走爲上策無肯爲

朝廷捐七尺以自効者如近者西酋之變賊兵所指

望風而奔者不下二三十邑求其死心抗賊如
翁登彥輩寥寥無幾乃有典文知縣張振德者
闔門死義其事獨奇臣等初得邸報心竊壯之
迨近讀其子哀慟之詞及川中諸臣所傳述將
使白日為黯而鬼神為號臣等為之腦心隕涕
竊悲振德之所遭不辰又歎我
祖宗養士之報至於斗大荒城亦復有九死不移如
振德者出而救點
國家忠義之詐也蓋振德為臣等鄉人竊聞其幼

即以名節自勵長爲青衿有名所交多賢豪長
者相與講忠義之事追舉鄉貢授徒僦戶敝廬
數椽風雨不蔽俛謝遊得縣令遂走巴蜀一家
相隨啖蔬茹菜常蔬輒盡不持一文歸家嘗三
署邑篆三有尸祝至今蜀人思之猶能發述其
遺事者乃不幸一旦當逆酋之變其時振德甫
出棘闈急趨還邑纔三日而賊兵奄至督戰力
盡慟哭入城遂幸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于張
緄及其女淑安淑慶北向羅拜盡投烈炬其時

僉憤僕嚴英顧美等長幼二十一人亦各慷慨憤
激同時殉死止長子諸生張紀以應試先歸幸
存一息嗟乎嗟乎死生之際豪傑所難矧當羣
邑奔竄之時共作苟且逃生之計而振德獨能
挺然自異矢志殉節至于舉家投爐婢僕捐生
合忠義在一門等九死如一葉此不亦疾風中
之勁草而末流中之孤柱也哉臣等與振德義
屬同井聞其壯節毛髮爲竦且目擊其子紀孤
煢孑影一線餘生無食無衣哀號燕市尚邀臣

耶類憐無言涕順交下臣等掩淚相見不能爲
情姑強以好語慰藉之謂
皇家必有破格之異恩造物必有憐忠之冥報而紀
乃嗚咽更深且語臣等將仰繭足萬里旁招父
母弟妹妻子之魂以自託于啼血之鵑華表之
鶴而臣等且無能爲之解也吁嗟噫嘻紀與天
下之窮人無歸凡臣等之有父有母而有六親
者其忍覩之而不一爲之灑泣哉矧我
皇上方以忠臣孝子鼓舞海內如近者何廷魁赴井

高邦佐自焚及其妾僕之殉主

聖心惻然再加憫恤

賜祠賜諡無不且悲且快相與憑而弔之令振德之

死較之邦佐更烈而其舉家殉義更千古所希

聞觸于

聖衷當更悽惻

皇上誠思在廷諸臣果能盡心振德之心何賊不摧

何事不集

皇上即奪百庸臣之賞以賞振德分百庸臣之食以

貪振德之子窮詔于

國家之數不爲過也抑臣等尤有慨者人率謂臣

鄉三吳風氣文弱而臣觀先臣以磊磊丰節見

者代不乏人乃有蓋棺已久論定可徵而率以

子孫衰謝未遂表揚其在

先朝若中丞朱紈之力盪倭氛功著閩海若御史

蔣欽之三遭

廷笞身殞

闕前若太僕卿顧存仁之拜杖投荒長編絕塞凡

此三臣雖經郵錄未及易名追于近世若顧憲
成之忠貞篤學而死若薛敷敎于孔兼之直言
三黜而死若沈璟之抗疏妃封而死若華鈺之
忤璫
詔獄而死若張棟葉初春之並爭
國本而死以彼其人固皆所謂落落君子願忠于
主者而一經身沒遂不得與起廢諸臣並沐綸
用臣等心竊悲之夫先進者後進之模楷也有
父兄之倡帥而後有子弟之應和有先民前輩

之風軌而後有後生末學之步趨則因振德一

人而還愬諸臣大節其亟當旌厲又何疑焉臣

等事關忠義目擊甚眞用敢合詞以

請伏乞

聖明勅禮部於振德之死准照高邦佐例破格垂恤

賜予謚廕其妻若媳併其一子兩女准照何廷魁義

妾例並賜

褒旌仍勅合祠本縣再祠蜀中其僕嚴英顧美等亦

乞照高邦佐義僕例從優並恤得附振德祠旁

以無沒其殉主之義至于先後之臣應謚應贈
自有公論無庸臣贅夫旌死者于前即以勸生
者于後此以方之近來陳乞恩賞之濫正未可
同年而語也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張振德闔門死義著從優議恤朱紈等另行查
議該部知道

按楚陛辭明用人以佐銓政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微臣

陛辭之日欣逢

大慶之期謹列保泰大端以佐銓政以副吉祥事臣

以一介賤愚荷叨按楚受

命而往中心氷惕勉思所以仰報

皇上以無負任使而顧臣竊念百姓之安屬于外吏

外吏不職則百方彌縫皆虛文也

朝端之靖係于內僚內僚不整即百端粉飾皆故

事也以今天祚

聖明誕生

元子舉朝臣工爭各欣以頌

皇上以無疆之休而會有新冢臣之命適當其時擧

心踊躍無不謂迎和集吉收天下之善事以迓

泰運者無先今日矣而臣以爲慶有自生祥有

聯聚賢人君子者天下和氣之所鍾而吉祥善

事之所集也天既合環瀛之祥而萃之

皇上則

皇上安得不合師濟之祥而布之朝班臣敢稍列大

端仰聽

採擇其一在用人之途則宜闢年來班聯充滿無

士不升可謂過于寬矣而臣猶謂得一有衆人不

若得一賢士拔一平進之賢不若拔一久欝之

賢彼有事起一人之揣者自當就一事而白其

端委誤出一時之偶者尤當就一時以雪其生

平疏幽抑以暢太和護吉人而長

王國此眞今日新銓秉政之第一義也而臣以爲用人之路則宜淸今之用人者首重起廢一途顧起廢者投之久錮難拘以常資而考其生平自當稍爲分別有年資同者當論其才品之各優有才品同者又當問其挫抑之來歷有困衡同者當核其詿誤之根因有詿誤同者又當查其情事之眞僞同一爭國本而或杖或貶宜分同一爭礦稅而或逮或謫宜分同一爭

國是而或抑或偏宜分假使爲冢臣者竝爲參酌
若權衡水鏡之無私而後遴敘推遷若規矩準
繩之不亂又何至榮升之世反有怙寵之殊而
衆正之途反來濫觴之誚也此尤今日士風臣
節一大關紐也而臣以爲用人之權則宜尊大
冢臣者長六卿而爲之表者也家有長子即主
伯亞旅莫不稟而受成國有保衡即羣僚百工
莫不望而趨憚而今使長督之前敢開名利之
口於主筆之地屢問歷除之目所求日廣則泛

應之路且窮周旋日煩則觖望之咲反起毋論
權旁穠而不清亦且體褻狎而易犯故大臣正
色率下端表立朝啓事人而人莫知其縣除書
出而下無從受德風敎未進可師可法此尤今
日澄清世道一大本領也而臣以爲用人之法
則宜一大用人者有進與退兩柄故文選主進
者也則當分別其應退者毋混于賢路考功主
退者也即當分別其應進者毋滯于積薪自昔
唐虞尚嚴考績之期甚當今日反可行越格之

事在冢臣

簡畀方新自當大有整頓而以臣愚見請于天下各

官各定其應轉之格仍預列其資俸之序勒成

一書合于格者就其宦績之上下以爲遷轉之

低昂而不及格者即賢者毋得混焉從此功令

一定懸諸日月即有躁進者自安心于資序之

尚淺而無營即有孤子者各翹首于程期之相

逼以自慰用人者術簡而易操而待用者途清

而難混于陞除之中寓化競之法又何至統均

之府爭為講求之場也此尤今日疏通內外一大補救也臣少而閱世二十餘年之內曹局屢更是非莫定往往于六年內計一改用人之色往若癸巳一察持公秉正人無間言繼則有乙巳一察而內留之科道至今垂為外府又繼則有丁巳一察而妄掛之諸賢至今尚有餘言頃者公道照明世路漸整我

皇上復以英明而照臨之一時之景運豈宜虛度而海內之沉滯更煩彙通軫封疆而櫛沐之勳猷

可思顧轉輸而督運之勞臣可念矜幽沉而變

奉

明旨之曹郎可逼懽輿論而屢經斥逐之諸臣可轉

凡此皆所以伸和氣而增休祥以終今日用人

公察者豈當此老成

簡命之初而獨無一番之大開需哉計

皇上之信任在此時而老臣之報

國亦在此時矣臣得與察吏之責而敢效用人之

言當羣情喜舞之辰而進彙收吉人之說凡以

爲

皇上之吉祥善事也臣身遠

天顏瞻拧芹曝臨疏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十月廿八日具題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

請更置邊方有司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邊警日危需人日急乞議臨邊要地選擇有司以固疆圉事臣惟天下治亂關於有司矧在邊地尤爲吃緊嘗考漢世虜數犯邊不能爲患如廉范守雲中耿恭守蒲城皆踰年不下卒至全安其時有急牵多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之兵應之乃知古昔責專守令其任特重故時平則賴其撫安遇警則責之調度固未嘗舍近事

遠重內輕外以邊方遼遠之地寄之年老途窮之人俾其以官爲市以國爲戲也

國家近日臨邊諸地多用乙科間有明經率屬耄年形既衰憊志亦灰短百事支吾盡成廢弛若幸薦遷視爲常套選曹青眼不及遐方遂使沿邊一帶竟同遷謫之鄉間有賢者風霜獨苦得調如常悅歎如希天高莫問盖邊地有司之弊與有司之苦大略相當脫令此輩一遭警急不爲棄城之逋客卽爲泉下之死人縱有千羣不

當一用譬之人身臍背腰脇之處緣非當而遂置不理及其爲害奚止眉睫臣觀

穆廟初年先臣高拱曾有議處邊方有司一疏內云薊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場之寄其條畫諸款誠爲石畫現在西川之變逃官種種聯邑成墟求如張振德之死殉翁登彦之郤賊指不多屈此亦有司庸髦不忠之明效矣今者

壓境羣虜窺伺人心易搖內盜思起若使近邊有司仍不從新更置則此輩望風

相靡遂成故事逆其事敗誅之旣不勝誅即盡
誅亦無益於破壞言念及此實可寒心臣以爲
趂今大計之時各官觿集賢否星懸合請
勑下吏部選擇甲科有司年力精强才氣超邁者摘
出沿邊各府州縣悉更其人不得混襍調簡之
格仍須專責之以團練鄉兵固結民力繕城整
器積草儲糧務令一城壯實隱然金湯之固其
能稱職者定以賞格陞轉之期仍比內地半倖
超遷其別有捍禦奇勞者復如軍功不次擢用

後遇邊道巡撫之缺即從此擇用不爲過也繼
有粉飾浮冒及觀望推委以致誤事者立時斥
逐較之內地罰亦加等賞罰既懸勸懲自倍諸
有司中豈少殊才異能之人自樂功名之會則
有信賞明罰之令敢懷退避之心但使一城可
守足勝幾萬之兵城城如此聯絡無虞既可使
地方安戢羣盜潛消即令猝遇大警可以徐待
策應外藉聲援集衆人忠義之氣成內地鞏固
之形此實方今第一急務即無 氛自當首議

況迫邊警豈容緩圖伏乞

勅部即日酌將任淺賢官開列邊地盡爲更置以後

凡遇邊缺即從新甲科中擇選務使人無規避

各盡其長庶疆圉可固而

聖世人才不至終以文飾壞事其爲補救良非淺鮮

伏乞

聖裁立斷施行

天啓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具題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邊方守令已有旨了這所奏着該部併行

查例事竣條議裁革疏

欽差查刷光祿寺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查刷差事已竣謹報錢糧實數并陳未盡事

宜以盡職掌事該臣于天啓二年八月奉

差查刷光祿寺錢糧兼管巡視臣受

命氷兢不敢以故事相應于一切查覈事件頗悉臣

愚幸寺卿何喬遠等一時皆名賢夙望相與協

心釐剔年來節省較之往歲其數頗多今當一

年事竣例當據實奏

聞以見微臣涓滴之誠且以見寺帑空虛之實據

本寺典簿廳呈報去歲八月內舊管存銀三萬五千八百三十二兩七錢零陸續新收各省直銀二十萬九千四百九十五兩二錢零每月給發過各項銀共一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九兩八錢零見在實存庫銀五萬三千三百二十八兩一錢零此寺銀出入之實數也又據本寺各掌印署官呈報去歲八月內舊管存米五萬二百二石有奇新收各府縣糯米六萬七千二百

七十四石七斗有奇每月給發過各項米共四萬六千八百八十六石六斗有奇現在實存倉米七萬五百九十石一斗有奇此白糧出入之實數也以覘

皇祖初年寺庫之積至百有餘萬倉糧之積至三十有餘萬相挈而論今日之匱已云極矣而要此所存之數亦皆臣與寺臣及巡視科臣等刻意緊持如每月所報節省實銀至一萬四千一百六十二兩二錢而此外之行文任支撥額禁止

者又不啻一萬餘也復按往規于折色定估一
項比照時值扣存餘銀以當節省者又不啻二
萬餘也夫竭臣等之愚誠不惜耐勞忍啬以與
滑人胥吏爭此正供顧猶未能盡如臣願使濫
觴悉去一如萬曆初年之制脫令更一議寬而
此幾萬之積不知又歸何有之鄉矣臣今已將
別釐諸欵立有定案刻有須知永存公署以爲
考據史有未盡事宜臣敢略吐其愚以爲
聖明採擇惟

皇上實垂聽焉一曰折價之當行臣按本寺支給錢糧無一不從折色法甚簡便今如長隨內使廚支本色臣亦無庸請矣若畫士局匠等項類皆虛名冒替名雖日支實則將與行戶筭折何不竟從本寺折于此輩既不失虛冒之利而官府得稍減浮給之弊法之兩便無逾于此獨坐家各官及一切胥役一聞折色若無影射之地故常借各役以為名而其實與諸役無與也臣之所謂當折者此也一曰供養之當裁臣按萬曆

初年止有

奉先殿玉芝宮及

文華殿等處供養數項所費甚少即中年以後尚

自有限今乃多立名色重冐疊支至同一神明

同一宫殿旣有朔望復有每日既有本色復有

折色如

慈寧宫之則例不一而足而

聖濟欽安洪慶等殿之卓數重出多端每出寺志

之外臣之所謂當裁者此也一曰宂役之宂核

臣按

祖宗立制計事程人計人授食未有人久湮銷而糈終不減如尚衣御用等監其中冒破姑且無論至御馬監以三千餘人而養幾百頭之羸馬又何取焉臣之所謂當核者此也一曰歲例之當清臣按萬曆初年即歲給定額尚往往以八分減折今南醬房之麵多至四萬餘觔既曰以供宮中之用而各宮厨料又復索醬此閒又何冒也至于成造各項率亦多靡沓

神廟之初此費絕少昔不見爲太儉今何遽至太浮
況不從折色而從本色此等冗費尤爲不經臣
之所謂當清者此也一曰好事之冝罷臣按萬
曆初年每遇歲時自常祭常供外初無晝夜好
事一項中年以後暫有傳辦猶有節限近則佛
誕神期動稱迓福至一日之內重添疊舉動費
二三千金自昔聖王不邀福于鬼神不役心于
瀆祀今乃損正供以佐虛誣耗實用以資竅孔
傷財累德莫此爲甚臣之所謂當罷者此也一

曰則例之宜一 臣按萬曆初年供養及祭祀各
例類多相同今則混托傳添多寡隨意盈縮不
等合請自今以後凡同一事例者品物不得過
懸但當刪多就約不得改簡爲浮 臣之所謂當
一者此也一曰白糧之當議 臣按萬曆初年本
寺白糧可支數載間多浥爛先經科臣劉曾有
間年一折之議使新陳兼放不至虛耗今 臣查
各倉現有七萬之餘今歲白糧復將投納及查
所給各項率屬胥破

國家以東南朋基徒使三吳萬姓罄膏竭髓以供此子虛烏有之費旣爲不忍况復益之陳朽徒資蠹竊又何如間年一折以甦民窮而收實帑臣之所謂當議者此也一曰鹽行之當議臣按會典長蘆運司每歲解鹽二十二萬餘觔赴光祿寺定爲正額計一歲進

宮所需甚少所餘諸鹽往往積爲柱礎半歸胥役之箱往者寺臣亦有間歲一折之議化無用爲有用變沙土爲金錢其于國課益孰大焉臣之

所謂當議者此也一曰坐家內官之當嚴臣按

上供諸事率掌之尚膳監在監未必盡無公心而無

奈坐家各官如侯元李忠李進成等往往從中

爲梟爭競細屑至不堪言合

勑該監從公遴選必得誠謹之人代任其事庶一切

事宜得無掣肘而錢糧出入可望一清即該監

亦何樂于利歸坐家而謗歸于已臣之所謂當

嚴者此也一曰廳署各官之當核臣按萬曆初

年寺卿路王道會有清裁署官之議近諸臣有

改用鄉榜之議科臣許可徵有巡視歲終舉劾
之議業已奉
旨遵行正爲各官途逕易穢耳目易迷非使賢者有
以自見則不肖者反得起而相笑而現在鄉貢
各官若羅長策之修潔素有芳名許以忠之慨
亦不辭勞怨謝君惠之清操刻勵程三樂之挺
立精詳傾虔恩之高雅超羣張紹初之真誠搜
弊龔陽秋之警敏清查此皆先後掌印盡心恪
職無負其官者而陽秋則以裁革一事略與諸

卯官同其勞勩此外賢者正自濟而怠者亦自有之要使各官皆有向上之意則人組牛通共有當爲之事竹頭木屑皆有當盡之心又安見諸臣之爲卑僚而可不經意也臣之所謂當核者此也凡此十款言甚平平且有諸寺卿所曾先言者然臣不憚再陳以少伸職掌之義凡爲

皇上之物力計也臣嘗按隆慶六年十二月方

神宗皇帝御極之初査劄御史張士奇進呈每月錢

糧揭帖伏蒙
神祖查有虛冒各員隨奉
聖旨這勾了的都不與他照改的行欽此一時減省
甚多仰見當時綜核實政釐謹之權操之
廟堂令我
皇上聖明同符
聖祖而財力匱乏大異昔時安得復遵此意令臣等
樽節微減少得展布而無旁掣之患哉臣因差
竣具奏錢糧之數并布其愚伏惟

聖明採擇施行臣無任祈禱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八月初十日具題十三日奉

聖旨該寺積餘銀兩俱係內監減省周宗建如何引

以爲功糧鹽係

祖制御食之物輒敢任意議折紊亂成規姑不究都

着照舊規行不得輕改該部知道

裁革各官傭食卓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敬循職掌清覈冒破以杜倖端以存

國體事該臣等巡視光祿寺兼管查刷每月下庫

監督收放則見諸行户塡呼愬苦謂積欠其

上供諸物價至二萬有餘也及問之庫藏則卿丞

諸臣攢眉告窘謂藏積如洗不能了

上供一月之支也及細核每月諸費則又重見叠

出一屬

內廷幾不可問概不勝有漏卮之歎然未有如
武英殿諸官儒之濫叨含卓起于創見妄引
覃恩坐糜厚費至于兩匝歲而猶不知止者也臣
等查得張一元等一十二名至費酒飯一十二
卓謝成名等四名至費四卓杜安國等二名全
費一卓共計一十七卓每卓一年至費銀一百
三十二兩復支白米五十四石通一十七卓計
之銀則二千五百金米則九百二十石若以臣
等之俸幫之不啻七十餘人之俸矣此即館閣

侍從諸臣或任編纂或任誥詞或任玉牒勞大

官尊似宜優厚而

祖宗限制尚于支給飯食之外並未嘗有食卓之頒

不知各官儒冗冗雜沓有何事蹟有何勤勞而

每歲至費

朝廷銀米至三千五百有餘至超館閣諸大臣而上

之此成何國體也臣嘗歷查

祖制額設中舍各官原備抄寫之用即

神宗朝抄錄甚繁初無格外之賞今諸官儒紛紛添

設已爲冗贅幸不議裁已出意外乃欲妄借
覃恩冒昧干澤至于重給疊支幾于無底寧復有
法紀乎且凡屬
恩典皆爲暫賞暫不可以爲常賞不可以爲例因
事而予事完則止遇恩而給恩過則停即近來
封典槩不准行矧屬錢糧大關
國計縱使諸官儒果有暫勞合邀
恩例亦當從令停止豈有借此爲名長據爲有之
理方今寇賊紛紜海內罄竭

內帑之給發將空小民之加派無已即在
朝官紳自閣部九卿而下無不人人捐俸以爲涓
涘之助而么麽小輩旣得月糧兼支飯食復無
故而冒此多金將合幾衙門之俸銀尚不能抵
此一項之冒破試令各官儒返之于心寧不惶
懼欲死又令
皇上一日查問及此諸官儒何以置對臣等及今不
爲發覺他日
皇上試問臣等何故不一清查卽臣等亦將何以自

解臣等今日卽明任諸人之怨有所不惜必不
敢市恩討好有負
皇上之任使也除經行文該寺將各官儒食桌自今
十二月止盡行停革不得再行濫支外理合疏
題兼爲詳述端委如此誠欲使
皇上知此輩前者冒賞之非永爲後來濫觴之戒不
致復有贅員散秩敢行虛假而恣欺罔者亦臣
等稍盡職掌之一端也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白祖冤疏

候補御史臣周宗建謹

奏爲

先朝矜恤未沾隔世沉冤未豁懇乞

聖明比例昭雪以廣仁恩以終孝道事臣以一介書

生荷蒙

皇上拔置西臺方當需次之時未有涓埃之獻何敢

遽達下情以干

天聽第臣躬逢浩蕩正千載一時而臣今所陳乃臣

祖數十年未瞑之寃倘不及今上懇以孤
瀆典將臣祖冥中實糾臣以不孝而
皇上他日又安取此不孝之臣爲也臣用是敢爲
皇上披瀝陳之臣曾祖先臣周用歷仕
三朝効有勞績至晚事
世宗肅皇帝每許廷臣輒以剛直見褒過蒙簡畀累
遷掌憲遂晉銓宰時方大計先臣用感激知遇
矢公盡瘁計典甫完嘔血而卒
肅皇帝爲之嗟悼終日

賜塋錫廕易名恭肅事載

國史兼垂志乘益先臣用籌國訓家無日不以忠

孝相砥故臣祖式南幼讀父書即思自立十四

而篇于序輒有萬言之賦三十而領鄉薦已成

俠士之名於時臣祖追念父業未終

國恩未報一意攻苦於一切家人生產揖讓而不

居朋友窮通焚務而不問一生博極羣書自勵

名節蓋毅然欲效古烈丈夫以自見且思成一

家言以不朽自謂遭際明時展其夙抱當不後

於先臣而不意命與禍會至來墨吏易可久之猜毒緣可久在任之日汙垢百端殘賊萬狀衆心嗷嗷各不聊生一時民間有身短手長貌陋心險之謠郡邑士紳習爲笑柄而可久乃誤疑臣祖曾爲傳播且有墨官小人巧搆臣祖爲獻諂囑託之資可久之恩不復揣度遂日圖所以中臣祖之計反謬與臣祖爲歡而臣祖骯髒之骨不習趨附可久愈銜而臣祖愈疎臣祖方坦胸直意自謂與人無爭而不知談笑欸洽之中

可久之戈矛已四集矣會臣祖計偕北上有僮奴楊奎犯姦婢妾之事臣祖歸而責之隨自身殞臣祖業已付之相忘而可久何得此影以爲緣此可以中傷乃容呼奴父許以重犒令其告訐然猶止及家人未敢一涉臣祖可久復授之計堅其誣誑遂欲坐臣祖以毆殺巧比引徒羅織深刻致礙前程累申上官累掌批駁可久以此釁既成勢同騎虎必欲擠臣祖而後已於是每當審鞫必多方讒阻致令讞官明知其寃而

礙於可久況束不理使臣祖一身牽掛支離無
從遽白公車屢失淹抑自傷雖有名卿碩士痛
此無辜而懼觸究機徒有短氣臣祖計無復之
值
皇祖神宗顯皇帝登極之初因自灑血草疏令屬周
銓叩
閽呼籲冀求速勘以便赴舉時蒙
皇祖矜念先臣之後隨得
明旨下都察院當有院劄轉行薊松按臣限期結案

臣祖眞戴

聖恩自謂覆盆可照桑榆可收而不料可久心戰膽

寒恐㨗奉

旨之後公論頓明且慮臣孤辯復之餘一朝獲雋可

久罪案無地可逃遂乃窮謀走險毎遇上官及

有司到任輒先投以禀帖陰陽閃爍沮遏千方

遷延累歲莫與歸結幸遇恤刑范郎中洞了此

情隨批開豁而諸司受囑挨脫相循止以側目

可久一人遂使

朝廷矜卹之仁反爲下官淹阻之具俾臣祖功名路
隔踽踽無聊憤恚之極吐血心傷而臣祖遂奄
然逝矣嗟乎嗟乎 一婦銜冤能使三年不雨而
不能使賊吏之廻心匹夫含痛能令六月隕霜
而不能令讒夫之易面痛念臣祖生平以古人
自期以文章氣節自任止以賦性慨直不耐小
人爲緣遂以僕隸無妄之事竟墮殘虐鬼蜮之
謀使生前乖用世之懷垂没負傷心之痛 一生
請纓投筆之文翻作賦鵩弔湘之草嗟乎嗟乎

畫地為獄議不入臣祖非有事與獄會也刻木
為吏期不對臣祖非有意與吏狎也天外窮兇
意中不料夙生寃對異世相逢臣祖已矣臣父
臣母今俱七十有餘相距臣祖去世之年已垂
四紀顧時時向臣談及祖寃終朝嗚咽雪涕無
從臣獨何心堪此幽痛臣少讀春秋齊桓雪九
世之仇聖人義之矧臣祖為墨吏所殘飲恨而
沒臣今幸遭
聖世讀聖賢書臣獨何人顧能默默已乎臣又伏覩

先朝有士人盧柟以簡傲隙于縣令鍛鍊重辟其
友布衣謝榛遍訴當道爲出其罪至今人高其
義又臣鄉先臣王世貞世懋痛其父爲奸相所
陷訟冤
穆宗莊皇帝爲白其辜䘏贈有加又臣近查臣鄉刑
部郎中朱本洽疏陳其父被誣累戍蒙
皇祖神宗下部昭雪臣幸得被
皇上知遇簡列侍從且伏讀
恩詔內一欵有舉監生儒吏員人等詿誤被革公論

其情者許其自辯奏請定奪臣祖之寃正與此
例相合若不及今申哲將臣之親祖反不如布
衣異姓之交臣父臣母且謂臣上實虗
聖明之恩典下冒忘祖之大愆豈直臣祖九原之下
永痛公道之未伸郎易可久先年貪剋工料傾
圯
皇陵種種重誅至今昭布獨於臣祖一事奸魂久淪
猶未得彰著其惡於天下失今不言臣之不孝
視臣同鄉前後三臣負愧何極臣川是瀝血疏

陳伏乞

皇上察臣至情無一字之敢欺

勅下該部院特與臣祖式南昭雪此冤復還科目使

皇祖初年恩旨得大伸於今日臣祖數十載沉痛得

吐氣于幽冥臣之一身捐報有盡臣之世世環

草無窮臣無任激切哀懇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具題初八日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又爲四先生請謚揭

候補御史周宗建謚揭曰有小疏爲顧東白諸先生請易名大畧已具

疏中敢再一詳列以備君子採擇方

肅皇帝時坐大禮大獄得罪羣臣庾死大半而方士邵真人葉凝素等且隆貴有寵東白先生輒左右扼腕抗言得失當時人人危先生無生即先生亦自分必死卒被杖幸爲流人夫人至死生不顧又何論身後名其難一也

國家建言被譴諸臣罰至戍所幸或被赦而先生長流垂三十年得不死始歸見故園其難二也人臣一被直聲即所在傲睨多爲悲歌感慨自託離憂而先生久居塞外惟授經講學足不出戶不一交邊吏爲高名其難三也人至碎首闕廷摩切貴近出百死于震驚搒擊之餘一旦得志未嘗不心期大任而先生出不三年不肯受相臣折於彈述日持急流之勇其難四也有此四大難而平生之飭躬砥行學道施義及早年

作令歲減民賦幾萬萬緡既老起

召嵩清問弊幾萬兩竟一生家居言輒繼泚無間事

多散見于實錄及皇明通紀明政統宗永昭二

陵史王弇州合集李于鱗歸太僕王文肅集居

庸閣志太僕寺志餘姚縣志暨諸傳誌中此眞

世廟時第一流人物也若顧玭陵初授戶曹寸銖不

苟既調吏部風軌峻潔所請留鄭南皐諸公

朝論翕然稱服會後爭何起鳴事直言被謫後以

時望再秉銓政岳岳自持其銓選人才務別邪

正明貪廉抑競躁一時翕爲清正

三王並封議起先生抗疏爭之凜凜千言至相臣

心動畀揭陳懇議亦竟罷而先生遂以會推事

忤

旨削籍歸而杜門講學一以程朱爲宗務根實際所

著有四書劄記諸書傳習於人雖世有走名之

徒妄相依附而光明磊落無傷其大

皇祖戊甲歲用薦起光祿少卿累辭不赴海內知與

不知無不心儀先生比之李元禮楊伯起一流

人則涇陽先生之梗概如此若陶會稽賦性恬
約而中饒勁節方妖書事起屬有細人搆其事
謫連郭明龍先生
上方震怒且莫測先生曰奈何以莫須有事成大獄
人臣不足惜如
朝廷何反覆訟言之當事者事乃得解甲辰再乞骸
歸踰年
詔起國子監祭酒復上疏以母老乞身求如陽城生
徙歸養之例

詔允其請會哭母過傷嘔血死距母沒僅百日雖居
官無殊猷而清冷壁立孜孜好學士林重之多
擬之鄧文潔則石質先生之梗概如此若王弇
山方盛名時相嵩欲收致諸名士令子世蕃相
結納弇山獨骯髒不爲下會椒山先生論嵩十
罪坐死先生爲楊夫人草疏求代已復爲治其
喪嵩銜之搆其父獄下重典先生坐救父難去
官歸嵩敗爲訟父冤復故官尋
詔起大名兵備副抗疏論

宗藩兵制八事尋陞叅政歷都御史陳言兵戎之
弊及請增荆州三衞言多慨直他如劄筆政請
屯田諸事皆具有實用未幾丁內艱復再起歷
南刑部尚書有議其學襍二氏遂乞骸歸不久
卒

詩賦祭埜如倒其於書上窺三五下窮百家其文于
諸體無不備尤究心當世掌故所著外別集足
稱一代良史尤諸文人所絕無則鳳洲先生之
梗槪如此四先生者即不易名未嘗不食名千

載第

國家旣有此盛典何賢者獨鈌此顯榮且四先生

門戶彫殘烏衣半謝獨涇陽先生有二子能讀

父書亦復索居不與人間事燃灰久冷門雀長

羅誰復行敦歲寒之盟而伸集枯之義者哉故

職不惜誦言爲一申其生平秉彜在性直道難

磨倘世有不盡知四先生者請覓四先生書清

夜端坐而讀之當必有爽然者無煩職再言之

矣謹啓

請謚公揭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等謹揭爲合闡忠追

名賢以光易名大典事

國家易名之典凡以風厲人心而于忠義一途尤

所加意若夫直節自矢百折不回畢以其身碎

首投荒而不恤者此其浩氣剛腸直當扶植千

古而光顯

聖朝諒採風君子所意欲得而發揚者也職等敢就

大江以南忠直之最著者與海內貞臣義士共

評而賞之蓋
世廟時有太僕寺卿顧東白先生云先生名存仁中
嘉靖十一年壬辰進士授餘姚令一絲不染爲
邑中均覈賦額蒐贓贖戶萬金載在名宦志可
考也及徵拜禮科給事中十五年丙申
將藩與閩司訐奏興大獄
特簡先生往按先生爲持平各以不宄朝論韙之十
七年戊戌疏上
肅皇帝爲廣曠蕩抑邪佞五事申救馬錄呂經馮恩

諸直臣指斥妖人吳瑋葉凝素邵眞人等累數千言語甚慨切

肅皇帝震怒廷杖六十隨謫戍保安州即夕舁出城嘗考故實傳其草疏之夕鵩啼戶上鬼嘯榻前禍將叵測竟不顧其被杖時已死有神人長十尺餘者挾丸一七授之始得甦已遍覓其人不得至今鄉里傳爲奇事既累創至戍所垂三十年未嘗輕歸築室孤居布冠苴履終歲授書爲諸生儒講說經義示以忠孝仍遍覽塞上形勢

諮討故實爲居庸關志數卷野評三十篇至今
關外有上谷書院表忠祠即先生向時讀書處
也
莊皇帝即位下詔召諸言事者先生首起爲通政司
叅議歷京兆丞遷太僕卿時先生居絶塞久初
登進用益自努力報効數上疏條議馬政諸弊
搜羅殆盡所省冏寺金數十萬者有太僕寺志
數十卷現在寺中時海内方向注直臣新鄭當
國且以大用示先生而先生誓不受指且數多

規正遂自請老郁人士傾郁送之爭頌其高擬
之二疏既老家居每朔望必朝服望
闕拜示不忘
君又家故薄産獨置田六百畝贍族又以二百畝贍
諸貧生又以田百畝建介石書院祠子游終日
引諸生講誦其中勉以大義有鄒東廓張崌崍
李于鱗諸公碑傳可徵焉又好談性命時時與
羅念菴唐荊川鄒東廓諸賢往復商論其在塞
上有夜坐諸詠及順應篇諸刻傳行于世既以

疾卒家無餘貲至不能具喪葬今且門戶單謝坏土荒涼數椽之居已爲他有其子孫至不免衣褐負薪盖職等于先生誠不能無咨嗟感焉至今鄉人拜鄉賢祠者無不低回慨慕推頌先生爲首凡諸事蹟多散見于實錄及皇明通紀明政統宗名臣紀獻徵錄王弇州李于鱗歸太僕王文肅集餘姚縣志暨諸傳誌中此真

世廟將第一流人物議易名于今日似無有逾先生者也至近者若王弇州先生其文章爲一代盟

至其于書上窺千古下窮百家爲
國朝諸大家之首而其立朝大節如直拒分宜之
羅致力護楊忠愍于死亡皆表表著人觀記至
其宦轍所至著有異績居鄉敦厚施義不私生
産皆非諸文人所可及此又諡譜中一冠冕也
又若顧涇陽先生其學足爲大儒師表而忠言
讜論所扶植在
國本所救正在世風癸巳大計令總憲趙公以考
功當事秉正執法忽有

年七十罷去先生疏請同罷其事人猶傳之蓋標執峻
潔而宗旨淵深此又謚譜中一龍象也又若吳
復菴先生名中行者當萬曆丁丑歲江陵奪情
事起廷臣交章保留先生以史官上植綱常明
大義疏言婉而刺隨奉
旨杖六十罷爲民江陵沒起原官累遷諭德復以建
言乞歸久之薦起侍讀學士掌南翰林院先生
不赴未幾卒易簀時猶自作輓詩四章正衣冠
危坐而逝蓋其磊落大節得之性成此又謚譜

中一奇特也至行遠則有侍御黃公名正色者
以論列權倖逮獄戍邊幾歷三紀不一離伍後
乃
召用歷官至南冏卿而旋卽高尚有中丞朱公名紈
者力盪倭氛功著閩海無人不知而卒以讒死
有侍御蔣公名欽者三進直言三被
廷杖卒死
闕下顧皆僅得贈卹而未列謚林此又易名中一
缺典也諸先生事皆先有疏

勑禮部議覆已登謚冊而職等猶不惜共言之以質
公論者薈議謚法得採之官評鄉評職等合國
人而言之固三代直道之遺行也若此外賢者
尚多表章宜及職等且以覩世之有清議矣謹
揭

爲趙文毅公公揭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等謹揭爲先達忠名

久著

聖朝恩數當先謹合詞闡明以彰公道事㪚鄉故吏

部左侍郎定宇趙文毅公初以詞林抗疏論江

陵奪情起復

廷杖削籍聲滿海內跧伏數年嗣後

神祖親政得召還原官洊登禁近隨遷留都有斥大

璫宥言官諸疏皆言人所不敢言時值

儲位未定羣心惶惶公首以冊立為請轉南少宗伯又請豫教

元子朝論倚以為重既自南改北適有

三王並封之諭時吾鄉王文肅公在政府公與文肅均以忤故相去國同籍同志及是遂侃然循職掌相與辯晰至上疏力爭請收回

成命文肅因累疏乞請當時疏中有云

三王並封禮臣無可具之儀臣之委曲規勸不如諸臣之說正而嚴正指公也自此並封議寢

國本屹然固不可謂非文肅轉旋之功而以地近

詞危發抒感動得俾大議者公之力居多焉無

何公以夙嫌被搆解組歸田至今人能誦其

故而其爲社稷大計苦口苦心一段忠誠慨直

有爲人所極難者恐尤先後建言諸公所遜讓

爲難及者也今遇

聖明御極衆正齊庸一時臣子多所陳乞而公以無

地樓臺之後其子隆美遠來叩

闕兼閧先猷併求

恩數一時正人君子知無不惻然增感其樂表揚第

日覩銓部有申嚴冒濫一疏適當其時職等敢

稍爲剖別失部議所分

廷杖斥逐二等此或爲追卹庶僚而設文毅旣爲

大臣似難以此槩論今查後先與公同朝者如

沈文端于文定皆以在禮卿時有翼

儲功近蒙

恩卹贈廕溢加不嫌其濫文毅雖未獲大拜而其首

倡正議嘗先羽翼亦正在禮卿之日自與兩公

脗合矧公爲史官時亦旣掊擊庭下奚律之近

議旣合

廷杖之條援以大臣又可比文端文定之例

皇恩雖當裁于盈觴之餘盛典豈反靳于大賢之後

磊落名卿如文毅者海內指寧多屈遺忠具在

引徵非誣

國史可稽先達可訪如當軸必且爲之目擊而心

動矣現在隆美之疏已經

旨下伏願處公博採即與題覆以褒崇明德風厲後

人其於旌別之化不無少裨而職等實抱九京之慕非敢爲一家之論也謹揭